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三百三十三

郎中<sub>臣</sub>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朱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三百二十一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修

列傳第一百一十

外國三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唐咸亨初改日本以近東海日出而名也地環海惟東壯隈大山有五畿七道三島共一百十

五州統五百八十七郡其小國數十皆服屬焉國小者  
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千多不過一二萬國主世  
以王為姓羣臣亦世官宋以前皆通中國朝貢不絕事  
具前史惟元世祖數遣使趙良弼招之不至乃命忻都  
范文虎等帥舟師十萬征之至五龍山遭暴風軍盡沒  
後屢招不至終元世未相通也明興高皇帝即位方國  
珍張士誠相繼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衆入寇山東  
濱海州縣洪武二年三月帝遣行人楊載詔諭其國且

詰以入寇之故謂宜朝則來庭不則修兵自固倘必為寇  
盜即命將徂征耳王其圖之日本王良懷不奉命復寇山  
東轉掠溫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三年三月又  
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責讓之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守關  
者拒弗納秩以書抵良懷良懷延秩入諭以中國威德而  
詔書有責其不臣語良懷曰吾國雖處扶桑東未嘗不慕  
中國惟蒙古與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  
臣趙姓者誅我以好語語未既水軍十萬列海岸矣以天

之靈雷霆波濤一時軍盡覆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趙  
姓豈良弼裔耶亦將誅我以好語而襲我也目左右將兵  
之秩不為動徐曰我大明天子神聖文武非蒙古比我亦  
非蒙古使者後能兵兵我良懷氣沮下堂延秩禮遇甚優遣  
其僧祖來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且送還明台二郡被掠人  
口七十餘以四年十月至京太祖嘉之宴賚其使者念其俗  
佞佛可以西方教誘之也乃命僧祖闡克勤等八人送使者  
還國賜良懷大統歷及文綺紗羅是年掠温州五年寇海鹽

澈浦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為總兵官出海  
巡倭倭寇萊登祖闡等既至為其國演教其國人頗敬  
信而王則傲慢無禮拘之二年以七年五月還京倭寇  
膠州時良懷年少有持明者與之爭立國內亂是年七  
月其大臣遣僧宣聞漢等齎書上中書省貢馬及方物  
而無表帝命却之仍賜其使者遣還未幾其別島守臣  
氏久遣僧奉表來貢帝以無國王之命且不奉正朔亦  
却之而賜其使者命禮臣移牒責以越分私貢之非又

以頻入寇掠命中書移牒責之乃以九年四月遣僧圭  
廷用等來貢且謝罪帝惡其表詞不誠降詔戒諭宴賚  
賜者如制十二年來貢十三年復貢無表但持其征夷  
將軍源義滿奉丞相書書辭又倨乃却其貢遣使齎詔  
譙讓十四年復來貢帝再却之命禮官移書責其王并  
責其征夷將軍示以欲征之意良懷上言臣聞三皇立  
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  
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



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徧小之  
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  
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封疆百萬里猶  
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夫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  
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昔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  
方奉貢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  
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之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  
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

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  
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  
君負反作小邦之羞自古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  
之塗炭拯黎庶之艱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國圖  
之帝得表愠甚終鑑蒙古之轍不加兵也十六年倭寇  
金鄉平陽十九年遣使來貢却之明年命江夏侯周德  
興往福建濱海四郡相視形勢衛所城不當要害者移  
置之民戶三丁取一以充戍卒乃築城一十六增巡檢

司四十五得卒萬五千餘人又命信國公湯和行視浙東西諸郡整飭海防乃築城五十九民戶四丁以上者以一為戍卒得五萬八千七百餘人分戍諸衛海防大飭閭閻六月命福建備海舟百艘廣東倍之以九月會浙江捕倭既而不行先是胡惟庸謀逆欲藉日本為助乃厚結寧波衛指揮林賢佯奏賢罪謫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尋奏復賢職遣使召之密致書其王借兵助已賢還其王遣僧如瑤率兵卒四百餘人詐稱入貢且獻巨

燭藏火藥刀劍其中既至而惟庸已敗計不行帝亦未  
知其狡謀也越數年其事始露乃族賢而怒日本特甚  
決意絕之專以防海為務然其時王子滕祐壽者來入  
國學帝猶善待之二十四年五月特授觀察使留之京  
師後著祖訓列不征之國十五日本與焉自是朝貢不  
至而海上之警亦漸息成祖即位遣使以登極詔諭其  
國永樂元年又遣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偕僧道成  
往將行而其貢使已達寧波禮官李至剛奏故事番使

入中國不得私攜兵器鬻民宜教所司覈其舶諸犯禁者悉籍送京師帝曰外夷修貢履險蹈危來遠所費實多有所齎以助資斧亦人情豈可桀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時值市之毋阻向化十月使者至上王源道義表及貢物帝厚禮之遣官偕其使還賚道義冠服龜鈕金章及錦綺紗羅明年十一月來賀冊立皇太子時對馬臺岐諸島賊掠濱海居民因諭其王捕之王發兵盡殲其衆繫其魁二十人以三年十一月獻於朝且修貢

帝益嘉其誠於是遣行人潘賜偕中官王進賜其王九章冕服及錢鈔錦綺加等而還其所獻之人令其國自治之使者至寧波盡置其人於甌蒸殺之明年春遣僉都御史俞士吉齎璽書褒嘉賜賚優渥封其國之山為壽安鎮國之山御製碑文立其上六月使來謝賜冕服五年六年頻入貢且獻所獲海寇使還請賜仁孝皇后所製勸善內訓二書即命各給百本十一月再貢十二月其國世子源義持遣使來告父喪命中官周全往祭

賜諡恭獻且致賻又遣官齎敕封義持為日本國王時  
海上復以倭警告再遣官諭義持勦捕八年四月義持  
遣使謝恩尋獻所獲海寇帝嘉之明年二月復遣王進  
齎敕褒賚收市物貨其君臣謀阻進不使歸進潛登舶  
從他道遁還自是久不貢是年倭寇盟石十五年倭寇  
松門金鄉平陽有捕倭寇數十人至京者廷臣請正法  
帝曰威之以刑不若懷之以德宜還之乃命刑部員外  
郎呂淵等齎敕責讓令悔罪自新中華人被掠者亦令

送還明年四月其王遣使隨淵等來貢謂海寇旁午故貢使不能上達其無賴鼠竊者實非臣所知願貸罪容其朝貢帝以其詞順許之禮使者如故然海寇猶不絕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都督劉榮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埭賊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圍望海埭榮發伏出戰奇兵斷其歸路賊奔櫻桃園榮合兵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生禽八百五十七名榮至京封廣寧伯自是倭不敢窺遼東二十年倭寇象山宣德七年正



月帝念四方蕃國時來朝獨日本久不貢命中官柴山往琉球令其王轉諭日本賜之敕明年夏王源義教遣使來帝報之賚白金絲幣秋復至十年十月以英宗嗣位遣使來貢正統元年二月使者還賚王及妃銀幣四月工部言宣德間日本諸國時給信符勘合今改元伊始例當更給從之四年五月倭船四十艘連破台州桃渚寧波大嵩二千戶所又陷昌國衛大肆殺掠八年五月寇海寧先是洪熙時黃巖民周來保龍巖民鍾晉福

困於徭役叛入倭倭每來寇為之鄉導至是導倭犯樂  
清先登岸偵伺俄倭去二人留村中丐食被獲置極刑  
梟其首於海上倭性黠時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間  
則張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東  
南海濱患之景泰四年入貢至臨清掠居民貨有指揮  
往詰毆幾死所司請執治帝恐失遠人心不許先是永  
樂初詔日本十年一貢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攜軍  
器違者以寇論乃賜以二舟為入貢用後悉不如制宣

德初申定要約人毋過三百舟毋過三艘而倭人貪利  
貢物外所攜私物增十倍例當給直禮官言宣德間所  
貢硫黃蘇木刀扇漆器之屬估時直給錢鈔或折支布  
帛為數無多然已大獲利今若仍舊制當給錢二十一  
萬七千銀價如之宜大減其直給銀三萬四千七百有  
奇從之使臣不悅請如舊制詔增錢萬猶以為少求增  
賜物詔增布帛千五百終怏怏去天順初其王源義政  
以前使臣獲罪天朝蒙恩宥欲遣使謝罪而不敢自達

移書朝鮮王令轉請朝鮮以聞廷議敕朝鮮覈實令擇  
老成識大體者充使不得仍前肆擾既而貢使亦不至  
成化四年夏乃遣使貢馬謝恩禮之如制其通事三人  
自言本寧波村民幼為賊掠市與日本今請便道省祭  
許之戒其勿同使臣至家引中國人下海冬使臣  
清啟復來貢其下傷人於市有司請治其罪詔付清  
啟奏言犯法者當用本國之刑容還國如法論治且自  
服不能鈐束之罪帝俱赦之自是使者益無忌十三年

九月來貢求佛祖通紀諸書詔以法苑珠林賜之使者  
述其王意請於常例外增賜命賜錢五萬貫二十年十  
一月復貢弘治九年三月王源義高遣使來還至濟寧  
其下復持刀殺人所司請罪之詔自今止許五十人入  
都餘留舟次嚴防禁焉十八年冬來貢時武宗已即位  
命如故事鑄金牌勘合給之正德四年冬來貢禮官言  
明年正月大祀慶成宴朝鮮陪臣在殿東第七班日本  
向無例請殿西第七班從之禮官又言日本貢物向用

舟三今止一所賜銀幣宜如舟之數且無表文賜敕與  
否請上裁命所司移文卷之五年春其王源義澄遣使  
臣宋素卿來貢時劉瑾竊柄納其黃金千兩賜飛魚服  
前所未有也素卿鄞縣朱氏子名縞幼習歌唱倭使見  
悅之而縞叔澄負其直因以縞償至是充正使至蘇州  
澄與相見後事覺法當死劉瑾庇之謂澄已自首並獲  
免七年義澄使復來貢浙江首臣言今畿輔山東盜充  
斥恐使臣遇之為所掠請以貢物貯浙江官庫收其表

文送京師禮官會兵部議請令南京守備官即所在宴  
賚遣歸附進方物皆予全直毋阻遠人向化心從之嘉  
靖二年五月其貢使宗設抵寧波未幾素卿偕瑞佐復  
至互爭真偽素卿賄市舶太監賴恩宴時坐素卿於宗  
設上船後至又先為驗發宗設怒與之鬪殺瑞佐焚其  
舟追素卿至紹興城下素卿竄匿他所免兇黨還寧波  
所過焚掠執指揮袁璉奪船出海都指揮劉錦追至海  
上戰沒巡按御史歐珠以聞且言據素卿狀西海路多

羅氏義興者向屬日本統轄無入貢例因貢道必經西  
海正德朝勘合為所奪我不得已以弘治朝勘合由南  
海路起程比至寧波因詰其偽致啟釁章下禮部部議  
素卿言未可信不宜聽入朝但釁起宗設素卿之黨被  
殺者多其前雖有投番罪已經先朝宥赦毋容問惟宣  
諭素卿還國移咨其王令察勘合有無行究治帝已報  
可御史熊蘭給事張紳交章言素卿罪重不可貸請并  
治賴恩及海道副使張芹分守叅政朱鳴陽分巡副使



許完都指揮張浩閉關絕貢振中國之威寢狡寇之計  
事方議行會宗設黨中林望古多羅逸出之舟為暴風  
飄至朝鮮朝鮮人擊斬三十級生禽二賊以獻給事中  
夏言因請逮赴浙江會所司與素卿雜治因遣給事中  
劉穆御史王道往至四年獄成素卿及中林望古多羅  
並論死繫獄久之皆瘐死時有琉球使臣鄭繩歸國命  
傳諭日本以禽獻宗設還袁璉及海濱被掠之人否則  
閉關絕貢徐議征討九年琉球使臣蔡漸者道經日本

其王源義晴附表言向因本國多事干戈梗道正德勘  
合不達東都以故素卿捧弘治勘合行乞貸遣望并賜  
新勘合金印修貢如常禮官驗其文無印篆言倭謫詐  
難信宜敕琉球王傳諭仍遵前命十八年七月義晴貢  
使至寧波守臣以間時不通貢者已十七年敕巡按御  
史督同三司官覈果誠心效順如制遣送否則却回且  
嚴居民交通之禁明年二月貢使碩鼎等至京申前請  
乞賜嘉靖新勘合還素卿及原留貢物部議勘合不可

遞給務繳舊易新貢期限十年人不過百舟不過三餘  
不可許詔如議二十三年七月復來貢未及期且無表  
文部臣謂不當納却之其人利互市留海濱不去巡按  
御史高節請治沿海文武將吏罪嚴禁奸豪交通得旨  
允行而內地諸奸利其交易多為之囊橐終不能盡絕  
二十六年六月巡按御史楊九澤言浙江寧紹台溫暨  
濱海界連福建福興漳泉諸郡有倭患雖設衛所城池  
及巡海副使備倭都指揮但海寇出沒無常兩地官弁

不相統攝制禦為難請如往例特遣巡視重臣盡統海濱諸郡庶事權歸一威令易行廷議稱善乃命副都御史朱紘巡撫浙江兼制福興漳泉建寧五府軍事未幾其王義晴遣使周良等先期來貢用舟四人六百泊於海外以待明年貢期守臣沮之則以風為解十一月事聞帝以先期非制且人船越額敕守臣勒回十二月倭賊犯寧台二郡大肆殺掠二郡將吏並獲罪明年六月周良復求貢紘以聞禮部言日本貢期及舟與人數雖

違制第表辭恭順去貢期亦不遠若槩加拒絕則航海之勞可憫若稍務含容則宗設素卿之事可鑑宜敕統循十八年例起送五十人餘留嘉賓館量加犒賞諭令歸國若互市防守事宜在統善處之報可統力言五十人過少乃令百人赴都部議但賞百人餘罷弗賞良訴貢舟高大勢須五百人中國商舶入海往往藏匿島中為寇故增一舟防寇非敢違制部議量增其賞且謂百人之制彼國勢難遵行宜相其貢舟大小以施禁令從

之日本故有考武兩朝勘合幾二百道使臣前此入貢請易新者而令繳其舊至是良持弘治勘合十五道言其餘為素卿子所竊捕之不獲正德勘合留十五道為信而以四十道來還部議令異時悉繳舊乃許易新亦報可當是時日本王雖入貢其各島諸倭歲常侵掠濱海奸民又往往勾之紈乃嚴為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斬之由是浙閩大姓素為倭內主者失利而怨紈又數騰疏於朝顯言大姓通倭故以故閩浙人皆

惡之而閩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閩產也上疏詆統請改  
巡撫為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  
又奪統官羅織其擅殺罪統自殺自是不置巡撫者四  
年海禁復弛亂益滋甚祖制浙江設市舶提舉司以中  
官主之駐寧波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上及世  
宗盡撤天下鎮守中官并撤市舶而濱海奸人遂操其  
利初市猶商主之及嚴通番之禁遂移之貴官家負其  
直者愈甚索之急則以危言嚇之或又以好言紿之謂

我終不負若直倭喪其貲不得返已大恨而大奸若汪  
直徐海陳東麻葉輩素窟其中以內地不得逞恣逸海  
島為主謀倭聽指揮誘之入寇海中巨盜遂襲倭服飾  
旗號並分艘掠內地無不大利故倭患日劇於是廷議  
復設巡撫三十一年七月以僉都御史王忬任之而勢  
已不可撲滅明初沿海要地建衛所設戰船董以都司  
巡視副使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敝伍虛及遇警  
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見寇舶至輒



望風逃匿而上又無統率御之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殘破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四月犯太倉破上海縣掠江陰攻乍浦八月劫金山衛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倉掠蘇州攻松江復趨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復薄蘇州入崇德縣六月由吳江掠嘉興還屯柘林縱橫來往若入無人之境忤亦不能有所為未幾忤改撫大同以

李天寵代又命兵部尚書張經總督軍務乃大徵兵四方協力進剿是時倭以川沙窪柘林為巢抄掠四出明年正月賊奪舟犯乍浦海寧陷崇德轉掠塘棲新市橫塘雙林等處攻德清縣五月復合新倭突犯嘉興至王江涇乃為經擊斬千九百餘級餘奔柘林其他倭復掠蘇州境延及江陰無錫出入太湖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倭戰則驅其所掠之人為軍鋒法嚴人皆致死而官軍素懷怯所至潰奔帝乃遣工部侍郎趙文

華督察軍情文華顛倒功罪諸軍並解體經天寵並被  
逮代以周琬胡宗憲踰月琬罷代以楊宜時賊勢蔓延  
江浙無不蹂躪新倭來益衆益肆毒每自焚其舟登岸  
劫掠自杭州北新關西剽淳安突徽州歙縣至績溪旌  
德過涇縣趨南陵遂達蕪湖燒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寧  
鎮徑侵南京倭紅衣黃蓋率衆犯大安德門及夾岡乃  
趨秣陵關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陽宜興聞官兵自太湖  
出遂越武進抵無錫駐惠山一晝夜奔百八十餘里抵

潞野為官軍所圍追及於楊林橋殲之是役也賊不過  
六七十人而經行數千里殺戮戰傷者幾四千人歷八  
十餘日始滅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應天巡撫曹邦輔  
以捷聞文華忌其功以倭之巢於陶宅也乃大集浙直  
兵與宗憲親將之又約邦輔合勦分道並進營於松江  
之輒橋倭悉銳來衝遂大敗文華氣奪賊益熾十月倭  
自樂清登岸流劫黃巖仙居奉化餘姚上虞被殺擄者  
無算至嵎縣乃殲之亦不滿二百人顧深入三府歷五

十日始平其先一枝自山東日照流劫東安衛至淮安  
贛榆沐陽桃源至清河阻雨為徐邵官兵所殲亦不過  
數十人流害千里殺戮千餘其悍如此而文華自甌橋  
之敗見倭寇勢甚其自柘林移於周浦與泊於川沙舊  
巢及嘉定高橋者自如他侵犯者無虛日文華乃以寇  
息請還朝明年二月罷宜代以宗憲以阮鶚巡撫浙江  
於是宗憲乃請遣使諭日本國王禁戢島寇招還通番  
奸商許立功免罪既得旨遂遣寧波諸生蔣洲陳可願

往及是可願還言至其國五島遇汪真毛海峯謂日本  
內亂王與其相俱死諸島不相統攝須徧諭乃可杜其  
入犯又言有薩摩洲者雖已揚帆入寇非其本心乞通  
貢互市願殺賊自効乃留洲傳諭各島而送可願還宗  
憲以聞兵部言直等本編民既稱效順即當釋兵乃絕  
不言及第求開市通貢隱若屬國然其奸叵測宜令督  
臣振揚國威嚴加備禦移檄直等俾勒除舟山諸賊巢  
以自明果海疆廓清自有恩賚從之時兩浙皆被倭而

慈谿焚殺獨慘餘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烏鎮皂林間  
皆為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命宗憲亟圖方略七月  
宗憲言賊首毛海峯自陳可願還一敗倭寇於舟山再  
敗之瀝表又遣其黨招諭各島相率効順乞加重賞部  
令宗憲以便宜行當是時徐海陳東麻葉方連兵攻圍  
桐鄉宗憲設計間之海遂禽東葉以降盡殲其餘衆於  
乍浦未幾復蹴海於梁莊海亦授首餘黨盡滅江南浙  
西諸寇畧平而浙北倭則犯丹陽及掠瓜洲燒漕艘者

明春復犯如皋海門攻通州掠揚州高郵入寶應遂侵  
淮安府集於廟灣逾年乃克其浙東之倭則盟踞於舟  
山亦先後為官軍所襲先是蔣洲宣諭諸島至豐後被  
留令僧人往山口等島傳諭禁戢於是山口都督源義  
長具咨送還被掠人口而咨乃用國王印豐後太守源  
義鎮遣僧德陽等具方物奉表謝罪請頒勘合修貢送  
洲還前楊宜所遣鄭舜功出海哨探者行至豐後島島  
主亦遣僧清授附舟來謝罪言前後侵犯皆中國奸商



潛引諸島夷衆義鎮等實不知於是宗憲疏陳其事言  
洲奉使二年止歷豐後山口二島或有貢物而無印信  
勘合或有印信而無國王名稱皆違朝典然彼既以貢  
來又送還被掠人口實有畏罪乞恩意宜禮遣其使令  
傳諭義鎮義長轉諭日本王禽獻倡亂諸渠及中國奸  
宄方許通貢詔可汪直之踞海島也與其黨王澈葉宗  
滿謝和王清溪等各挾倭寇為雄朝廷至懸伯爵萬金  
之賞以購之迄不能致及是內地官軍頗有備倭雖橫

亦多被勦戮有金島無一人歸者往往怨直直漸不自  
安宗憲與直同郡館直母與其妻孥於杭州遣蔣洲齎  
其家書招之直知家屬固無恙頗心動義鎮等以中國  
許互市亦喜乃裝巨舟遣其屬善妙等四十餘人隨直  
等來貢市於三十六年十月初抵舟山之岑港將吏以  
為入寇也陳兵備直乃遣王澈入見宗憲謂我以好來  
何故陳兵待我澈即毛海峯直養子也宗憲慰勞甚至  
指心誓無他俄善妙等見副將盧鏜於舟山鏜令禽直

以獻語洩直益疑宗憲開諭百方直終不信曰果爾可  
遣激出吾當入見宗憲立遣之直又邀一貴官為質即  
命指揮夏正往直以為信遂與宗滿清溪偕來宗憲大  
喜禮接之甚厚令謁巡按御史王本固於杭州本固以  
屬吏激等聞大恨夫解夏正焚舟登山據岑港堅守逾  
年新倭大至屢寇浙東三郡其在岑港者徐移之柯梅  
造新舟出海宗憲不之追十一月賊揚帆南去泊泉州  
之浯嶼掠同安惠安南安諸縣克福寧州破福安寧德

明年四月遂圍福州經月不解福清永福諸城皆被攻  
燬蔓延於興化奔突於漳州其患盡移於福建而潮廣  
間亦紛紛以倭警聞矣至四十年浙東江北諸寇以次  
平宗憲尋坐罪被逮明年十一月陷興化府大殺掠移  
據平海衛不去初倭之犯浙江也破州縣衛所城以百  
數然未有破府城者至是遠近震動亟徵俞大猷戚繼  
光劉顯諸將合擊破之其侵犯他州縣者亦為諸將所  
破福建亦平其後廣東巨寇曾一本黃朝太等無不引

倭為助隆慶時破碣石甲子諸衛所已犯化州石城縣  
陷錦囊所神電衛吳川陽江茂名海豐新寧惠來諸縣  
悉遭焚掠轉入雷廉瓊三郡境亦被其患萬歷二年犯  
浙東寧紹台溫四郡又陷廣東銅鼓衛雙魚所三年犯  
雷白四年犯定海八年犯浙江韭山及福建澎湖東湧  
十年犯溫州又犯廣東十六年犯浙江然時疆吏懲嘉  
靖之禍海防頗飭賊來輒失利其犯廣東者為蜚賊梁  
本豪勾引勢尤猖獗總督陳瑞集眾軍擊之斬首千六

百餘級沈其船百餘艘本豪亦授首帝為告謝郊廟宣捷受賀云日本故有王其下稱關白者最尊時以山城州渠信長為之偶出獵遇一人卧樹下驚起衝窺執而詰之自言為平秀吉薩摩洲人之奴雄健蹻捷有口辯信長悅之令牧馬名曰木下人後漸用事為信長畫策奪并二十餘州遂為攝津鎮守大將有叅謀阿奇支者得罪信長命秀吉統兵討之俄信長為其下明智所殺秀吉方攻滅阿奇支聞變與部將行長等乘勝還兵誅

之威名並振尋廢信長三子僭稱關白盡有其衆時為  
萬歷十四年於是並治兵征服六十六州又以威脅琉  
球呂宋暹羅佛郎機諸國皆使奉貢乃改國王所居山  
城為大閣廣築城郭建宮殿其樓閣有至九重者實婦  
女珍寶其中其用法嚴軍行有進無退違者雖子壻必  
誅以故所向無敵乃改元文祿并欲侵中國滅朝鮮而  
有之台問故時汪直遺黨知唐人畏倭如虎氣益驕並  
大治兵甲繕舟艦與其下謀入中國北京者用朝鮮人

為導入浙閩沿海郡縣者用唐人為導慮琉球洩其情  
使毋入貢同安人陳甲者商於琉球懼為中國害與琉  
球長史鄭迴謀因進貢請封之使具以其情來告甲又  
旋故鄉陳其事於巡撫趙參魯參魯以聞下兵部部移  
咨朝鮮王王但深辨嚮導之誣亦不知其謀已也初秀  
吉廣徵諸鎮兵儲三歲糧欲自將以犯中國會其子死  
旁無兄弟前奪豐後島主妻為妾慮其為後患而諸鎮  
怨秀吉暴虐咸曰此舉非襲大唐乃襲我耳各懷異志



由是秀吉不敢親行二十年四月遣其將清正行長義  
智僧元蘇宗逸等將舟師數百艘由對馬島渡海陷朝  
鮮之釜山乘勝長驅以五月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  
諸郡朝鮮望風潰清正等遂偪王京朝鮮王李昖棄城  
奔平壤又奔義州遣使絡繹告急倭遂入王京執其王  
妃王子追奔至平壤放兵淫掠七月命副總兵祖承訓  
赴援與倭戰於平壤城外大敗承訓僅以身免八月中  
朝乃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略都督李如松為提督

統兵討之當是時寧夏未平朝鮮事起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募能說倭者偵之於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星即假游擊將軍銜送之如松麾下明年如松師大捷於平壤朝鮮所失四道並復如松乘勝趨碧蹄館敗而退師於是封貢之議起中朝彌縫惟敬以成款局事詳朝鮮傳久之秀吉死諸倭揚帆盡歸朝鮮患亦平然自關白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

島巢東南稍有安枕之日矣秀吉凡再傳而亡終明之  
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  
兒女云

明史卷三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三百二十二考證

日本傳天使亦趙姓豈良弼裔耶

臣章宗瀛按豈蒙

古裔耶句吾學編又續文獻通考俱稱豈良弼裔耶似更明晰舊本良弼誤蒙古謹據改

日本傳帝亦嘉其誠於是遣行人潘賜偕中官王進賜其王九章

臣章宗瀛按殊域周咨錄潘賜於永樂

初以行人使日本歸進永樂大典頌及歸化書因擢

禮部郎中賜以永樂二年成進士不應於四年即官  
鴻臚也殊域錄於八年弔祭源道義之使則為太監  
雷春鴻臚少卿潘賜吾學編亦同傳於序次時移潘  
賜後來之官位于其先而又不載八年使事殊為失  
實謹據改

日本傳明年春遣僉都御史俞士吉

臣章宗瀛按士

吉附載夏原吉傳宣德初方為南京刑部侍郎其出  
使日本時則僉都御史也獻徵錄並同謹據

改

日本傳使臣清啟復來貢

臣

章宗瀛按清啟復來貢

之下應有其下二字義方明晰下文還至濟寧其下復持刀殺人蓋蒙此處傷人於市而言則為脫落無疑舊本誤謹增入

日本傳兩地官弁不相統

臣

章宗瀛按原疏作不相

統攝蓋以兩省不一其權故也義最明晰謹據改

日本傳浙閩大姓素為倭內主者失利為怨統

臣

章

宗瀛按是時佛郎機米商至漳民畏紈厲禁不與通  
商人與漳民格鬪紈令都指揮盧鏜海道副使柯喬  
悉殺之御史陳九德劾其專擅濫殺詔罷紈下鏜喬  
吏命給事王家楨即訊如御史言鏜喬論死逮紈至  
京紈自殺於是當事者以紈為戒見識大錄謹附考  
日本傳趨南陵遂達蕪湖臣章宗瀛按賊自浙至南  
陵無阻之者蕪湖丞陳一道引軍來援賊手接我所  
射箭皆相顧愕貽一道麾軍與僕子義死之見識大



錄謹附考

日本傳與其黨王漱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

臣章宗

瀛按其黨葉宗滿胡宗憲傳作葉碧川與此不同謹

識

日本傳直以為信遂與宗滿清溪偕來

臣章宗瀛按

宗憲令直自繫獄待命因以狀聞請姑許諸番貢市  
曲貸直等用繫番人心俾經營自贖御史王本固不  
可江南人洵洵言宗憲得倭人金宗憲恐乃易疏言

直等死在不赦廷議梟直而戍其黨見識大錄謹附  
考

日本傳又陷廣東銅鼓衛雙魚所臣章宗瀛按兵志  
所載各衛所廣東有雙魚所其銅鼓衛轄於湖廣不  
屬瀕海謹附考

日本傳陷朝鮮之釜山乘勝長驅五月渡臨津臣章  
宗瀛按統志朝鮮有釜山朝鮮傳亦作釜此誤為金朝  
鮮傳作渡臨津謹據增改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三百二十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勅修

列傳第二百一十一

外國四

琉球

呂宋

合貓里

美洛居

沙瑤叻囉彈

雞籠

婆羅

麻葉甕

古麻刺朗

馮嘉施蘭

文郎馬神

琉球居東南大海中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遣官招諭之不能達洪武初其國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為姓而中山最強五年正月命行人楊載以即位建元詔告其國其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隨載入朝貢方物帝喜賜大統歷及文綺紗羅有差七年冬泰

期復來貢并上皇太子箋命刑部侍郎李浩齎賜文綺  
陶鐵器且以陶器七萬鐵器千就其國市馬九年夏泰  
期隨浩入貢得馬四十匹浩言其國不貴紈綺惟貴磁  
器鐵釜自是賞賚多用諸物明年遣使賀正旦貢馬十  
六匹硫黃千斤又明年復貢山南王承察度亦遣使朝  
貢禮賜如中山十五年春中山來貢遣內官送其使還  
國明年與山南王並來貢詔賜二王鍍金銀印時二王  
與山北王爭雄互相攻伐命內史監丞梁民賜之敕令

罷兵息民三王並奉命山壯王怕尼芝即遣使偕二王使朝貢十八年又貢賜山壯王鍍金銀印如王二而賜二王海舟各一自是三王屢遣使奉貢中山王尤數二十三年中山來貢其通事私攜乳香十斤胡椒三百斤入都為門者所獲當入官詔還之仍賜以鈔二十五年夏中山貢使以其王從子及寨官子偕來請肄業國學從之賜衣巾靴襪并夏衣一襲其冬山南王亦遣從子及寨官子入國學賜賚如之自是歲賜冬夏衣以為常

明年中山兩入貢又遣寨官子肄業國學是時國法嚴  
中山生與山南生有非議詔書者帝聞置之死而待其  
國如故山壯王怕尼芝已卒其嗣王攀安知二十九年  
春遣使來貢令山南生肄國學者歸省其冬復來中山  
亦遣寨官子二人及女官生姑魯妹二人先後來肄業  
其感慕華風如此中山又遣使請賜冠帶命禮部繪圖  
令自製其王固以請乃賜之并賜其臣下冠服又嘉其  
修職勤賜閏中舟工三十六戶以便貢使往來及惠帝

嗣位遣官以登極詔諭其國三王亦奉貢不絕成祖承  
大統詔諭如前永樂元年春三王並來貢山北王請賜  
冠帶詔給賜如中山命行人邊信劉亢齋敕使三國賜  
以絨錦文綺紗羅明年二月中山王世子武寧遣使告  
父喪命禮部遣官諭祭賻以布帛遂命武寧襲位四月  
山南王從弟王應祖亦遣使告承察度之喪謂前王無  
子傳位應祖乞加朝命且賜冠帶帝並從之遂遣官冊  
封時山南使臣私齎白金詣處州市磁器事發當論罪



帝曰遠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悉貫之三年山  
南遣寨官子八國學明年中山亦遣寨官子六人八國  
學并獻奄豎數人帝曰彼亦人子無罪刑之乃忍命禮  
部還之部臣言還之慮阻歸化之心請但賜敕止其再  
進帝曰諭以室言不若示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獻媚  
必將繼進天地以生物為心帝王乃可絕人類乎竟還  
之五年四月中山王世子思紹遣使告父喪諭祭賜賻  
冊封如前儀八年山南遣官生三人入國學賜中服靴

條衾褥帷帳已復頻有所賜一日帝與羣臣語及之禮部尚書呂震曰昔唐太宗興庠序新羅百濟並遣子來學爾時僅給廩餼未若今日賜予之周也帝曰蠻夷子弟慕義而來必衣食常充然後嚮學此我太祖美意朕安得違之明年中山遣國相子及寨官子入國學因言右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擢為國相左長史朱復本江西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今年踰八十請令致仕還鄉從之乃命復茂並為國相復兼左長史致

仕茂兼石長史任其國事十一年中山遣寨官子十三人入國學時山南王應祖為其兄達勅期所弑諸寨官討誅之推應祖子他魯每為主以十三年三月請封命行人陳季若等封為山南王賜誥命冠服及寶鈔萬五千錠琉球之分三王也惟山北最弱故其朝貢亦最稀自永樂三年入貢後至是年四月始入貢其後竟為二王所併而中山益強以其國富一歲常再貢三貢天朝雖厭其繁不能却也其冬貢使還至福建擅奪海舶殺

官軍且歐傷中官掠其衣物事聞戮其為首者餘六十  
七人付其主自治明年遣使謝罪帝待之如初其修貢  
益謹二十二年春中山王世子尚已志來告父喪諭祭  
賜賻如常儀仁宗嗣位命得人方彝詔告其國洪熙元  
年命中官齋敕封已志為中山王宣德元年其王以冠  
服未給遣使來請命製皮弁服賜之三年八月帝以中  
山王朝貢彌謹遣官齋敕往勞賜羅錦諸物山南自四  
年兩貢終帝世不復至亦為中山所併矣自是惟中山

二國朝貢不絕正統元年其使者言初入閩時止具貢物報聞下人所齎海貳螺殼失於開報悉為官司所沒入致來往之資乞賜垂憫命給直如例明年貢使至浙江典市舶者復請籍其所齎帝曰番人以貿易為利此二物取之何用其悉還之著為令使者奏本國陪臣冠服皆國初所賜歲久敝壞乞再給又言小邦遵奉正朔海道險遠受歷之使或半歲一歲始返常懼後時帝曰冠服令本邦自製大統歷福建布政司給予之七年正

月中山世子尚忠來告父喪命給事中余忤行人劉遜  
封忠為中山王敕使之用給事中自茲始也忤等還受  
其黃金沈香倭扇之贈為傾事者所覺並下吏杖而釋  
之十二年二月世子尚思達來告父喪命給事中陳傅  
行人萬祥往封景泰二年思達卒無子其叔父金福攝  
國事遣使告喪命給事中喬毅行人童守宏封金福為  
王五年二月金福弟泰久奏長兄金福殂次兄布里與  
凡子志魯爭立兩傷俱殞所賜印亦毀壞國中臣民推

臣權攝國事乞再賜印鎮撫遠藩從之明年四月命給事中嚴誠行人劉儉封泰久為王天順六年三月世子尚德來告父喪命給事中潘榮行人蔡哲封為王成化五年其貢使蔡璟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為琉球通事傳至環擢長史乞如制賜誥贈封其父母章下禮官以無例而止明年福建按察司言貢使程鵬至福州與指揮劉玉私通貨賄並宜究治命治玉而省鵬七年三月世子尚圓來告父喪命給事中邱弘行人韓文封為王

弘至山東病卒命給事中官營代之十年貢使至福建  
殺懷安民夫婦二人焚屋劫財捕之不獲明年復貢禮  
官因請定令二年一貢毋過百人不得附攜私物騷擾  
道途帝從之賜敕戒王其使者請如祖制比年一貢不  
許又明年貢使至會冊立東宮請如朝鮮安南賜詔齎  
回禮官議琉球與日本占城並居海外例不頒詔乃降  
敕以文錦綵幣賜其王及妃十三年使臣來復請比年  
一貢不許明年四月王卒世子尚真來告喪乞嗣爵復



請比年一貢禮官言其國連章奏請不過欲圖市易近  
年所遣之使多係閩中逋逃罪人殺人縱火奸狡百端  
專貿中國之貨以擅外蕃之利所請不可許乃命給事  
中董旻行人張祥往封而不從其請十六年使來復引  
祖訓條章請比年一貢帝賜敕戒約之十八年使者至  
復以為言賜敕如初使者攜陪臣子五人來受學命隸  
南京國子監二十二年貢使來其王移咨禮部請遣五  
人歸省從之 治元年七月其貢使自浙江來禮官言

貢道向由福建今既非正道又非貢期宜却之詔可其  
使臣復以國王移禮部文來上言舊歲知東宮冊妃故  
遣使來賀非敢違制禮官乃請納之而稍減僉從賜賚  
以示裁抑之意三年使者至言近歲貢使止許二十五  
人入都物多人少慮致疎虞詔許增五人其僉從在閩  
者并增給二十人廩食為一百七十人時貢使所攜土  
物與閩人互市者為奸商抑勒有司又從而侵削之使  
者訴於朝有詔禁止十七年遣使補貢謂小邦貢物常

市之滿刺加因遭風致失期命宴賚如制正德二年使者來請比年一貢禮官言不可許是時劉瑾亂政特許之五年遣官生蔡進等五人入南京國學嘉靖二年從禮官議數琉球二年一貢如舊制不得過百五十人五年尚真卒其世子尚清以六年來貢因報訃使者還至海溺死九年遣他使來貢并請封命福建守臣勘報十一年世子以國中臣民狀來上乃命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持節往封及還却其贈十四年貢使至仍以所贈

黃金四十兩進於朝乃敕侃等受之二十九年來貢攜  
陪臣子五人入國學三十六年貢使來告王尚清之喪  
先是倭寇自浙江敗還抵琉球境世子尚元遣兵邀擊  
大殲之獲中國被掠者六人至是送還帝嘉其忠順賜  
賚有加即命給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際春封尚元為王  
至福建阻風未行三十九年其貢使亦至福建稱受世  
子命以海中風濤巨測倭寇又出沒無時恐天使有他  
慮請如正德中封占城故事遣人代進表文方物而身

借本國長史齋回封冊不煩天使遠臨巡按御史樊獻  
科以聞禮官言遣使冊封祖制也今使者欲遙受冊命  
是委君貺於草莽不可一使者本奉表朝貢乃求遣官  
代進是棄世子專遣之命不可二昔正德中占城王為  
安南所侵竄居他所故使者齋回敕命出一時權宜今  
援失國之事以擬其君不可三梯航通道柔服之常彼  
所藉口者倭寇之警風濤之險爾不知琛寶之輸納使  
臣之往來果何由而得無患乎不可四曩占城雖領封

其王猶懇請遣使今使者非世子面命又無印信文移若輕信其言倘世子以遣使為至榮遙拜為非禮不肯受封復上書請使將誰執其咎不可五乞命福建守臣仍以前詔從事至未受封而先謝恩亦非故事宜止聽其入貢其謝恩表文俟世子受封後遣使上進庶中國之大體以全帝如其言四十一年夏遣使入貢謝惠明年及四十四年並入貢隆慶中凡四貢皆送還中國飄流人口天子嘉其忠誠賜敕獎勵加賚銀幣萬歷元年

冬其國世子尚永遣使告父喪請襲爵章下禮部行福建  
守臣覈奏明年遣使賀登極三年入貢四年春再貢七月  
命戶科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齎敕及皮弁冠服玉珪  
封尚永為中山王明年冬崇業等未至世子復遣使入貢  
其後修貢如常儀八年冬遣陪臣子三人入南京國學十  
九年遣使來貢而尚永隨卒禮官以日本方侵噬鄰境琉  
球不可無王乞令世子速請襲封用資鎮壓從之二十三  
年世子尚寧遣人請襲福建巡撫許孚遠以倭氛未息據

先臣鄭曉領封之議請遣官一員齎敕至福建聽其陪臣面領歸國或遣習海武臣一人偕陪臣同往禮官范謙議如其言且請待世子表至乃許二十八年世子以表至其陪臣請如祖制遣官禮官余繼登言累朝冊封琉球伐木造船動經數歲使者蹈風濤之險小國苦供億之煩宜一如前議從事帝可之命今後冊封止遣廉勇武臣一人偕請封陪臣前往其祭前王封新王禮儀一如舊章仍命俟彼國大臣結狀至乃行明年秋貢使以狀至仍請遣文臣乃命給事中



洪瞻祖行人王士禎往且命待海寇息瞻乃渡海行事  
已而瞻祖以憂去改命給事中夏子陽以三十一年二  
月抵福建按臣方元彥復以海上多事謄報頻仍會巡  
撫徐學聚疏請仍遣武臣子陽士禎則以屬國言不可  
夾使臣義當有終乞堅成命慰遠人章俱未報禮部侍  
郎李廷機言宜行頒封初旨并武臣不必遣於是御史  
錢桓給事中蕭近高交章爭其不可謂此事當在欽命  
未定之前不當在冊使既遣之後宜敕所司速成海艘

勿悞今歲渡海之期俟竣事復命然後定為畫一之規  
先之以文告令其領封海上永為遵守帝納之三十三  
年七月乃命子陽等速渡海竣事當是時日本方強有  
吞滅之意琉球外禦強鄰內修貢不絕四十年日本果  
以勁兵三千入其國擄其王遷其宗器大掠而去浙江  
總兵官楊宗業以聞乞嚴飭海上兵備從之已而其王  
釋歸復遣使修貢然其國殘破已甚禮官乃定十年一  
貢之例明年修貢如故又明年再貢福建守臣遵朝命

却還之其使者怏怏而去四十四年日本有取鷄籠山之謀其地名臺灣密通福建尚寧遣使以聞詔海上齎備天啟三年尚寧已卒其世子尚豐遣使請貢請封禮官言舊制琉球二年一貢後為倭寇所破改期十年今其國休養未久暫擬五年一貢俟新王冊封更議從之五年遣使入貢請封六年再貢是時中國多事而科臣應使者亦憚行故封典久稽崇禎二年貢使又至請封命遣官如故事禮官何如寵復以履險糜費請令陪臣

顧封帝不從乃命戶科給事中杜三策行人楊掄往成禮而還四年秋遣使賀東宮冊立自是迄崇禎末並修貢如儀後兩京繼沒唐王立於福建猶遣使奉貢其虔事天朝為外藩最云

呂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洪武五年正月遣使偕瑣里諸國來貢永樂三年十月遣官齎詔撫諭其國八年與馮嘉施蘭入貢自後久不至萬歷四年官軍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國國人助討有功復朝貢時佛郎機強與

呂宋互市久之見其國弱可取乃奉厚賄遺王乞地如  
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而許之其人乃裂牛皮  
聯屬至數千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  
無可奈何遂聽之而稍徵其稅如國法其人既得地即  
營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具為窺伺計已竟乘其無備  
襲殺其王逐其人民而據其國名仍呂宋實佛郎機也  
先是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徃徃久  
居不返至長子孫佛郎機既奪其國其王遣一酋來鎮

慮華人為變多逐之歸留者悉被其侵辱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敞裏系勝侵美洛居役華人二百五十助戰有潘和五者為其哨官蠻人日酣臥而令華人操舟稍急輒鞭撻有至死者和五曰叛死董死等死耳否亦且戰死曷若刺殺此酋以救死勝則揚帆歸不勝而見縛死未晚也衆然之乃夜刺殺其酋持酋首大呼諸蠻驚起不知所為悉被刃或落水死和五等盡收其金寶甲仗駕舟以歸失路之安南為其國人所掠惟郭惟太等

三十二人附他舟獲返時曾子邵雷猫客駐朔霧聞之  
率衆馳至遣僧陳父寃乞還其戰艦金寶戮仇人以償  
父命巡撫許孚遠聞於朝檄兩廣督撫以禮遣僧置惟  
太於理和五竟留安南不敢返初酋之被戮也其部下  
居呂宋者盡逐華人於城外毀其廬及猫客歸令城外  
築室以居會有傳日本來寇者猫客懼交通為患復議  
驅逐而孚遠適遣人招還蠻乃給行糧遣之然華商嗜  
利趨死不顧久之復成聚其時礦稅使者四出奸宄彊

起言利有閩應龍張嶷者言呂宋機易山素產金銀採之歲可得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以三十年七月詣闕奏聞帝即納之命下舉朝駭異都御史溫純疏言近中外諸臣爭言礦稅之害天聽彌高今廣東李鳳至汙辱婦女六十六人私運財賄至三十巨舟三百大扛勢必見戮於積怒之衆何如及今撤之猶不失威福操縱之柄緬酋以寶井故提兵十萬將犯內地西南之蠻岌岌可憂而閩中奸徒又以機易山事見告此其妄言真如



戲劇不意皇上之聰明而悞聽之臣等驚魂搖曳寢食  
不寧異時變興禍起費國家之財不知幾百萬倘或剪  
滅不早其患又不止費財矣臣聞海澄市舶高窠已歲  
徵三萬金決不遺餘力而讓利即機易越在海外亦決  
無偏地金銀任人採取之理安所得金十萬銀三十萬  
以實其言不過假借朝命闡出禁物勾引諸番以逞不  
軌之謀豈止煩擾公私貽害海澄一邑而已哉昔年倭  
患正緣奸民下海私通大姓設計勒價致倭賊憤恨稱

兵犯順今以朝命行之害當彌大及乎兵連禍結諸奸  
且効汪直曾一本輩故智負海稱王擁兵列寨近可以  
規重利遠不失爲尉佗於諸亡命之計得矣如國家大  
患何乞急寘於理用消禍本言官金忠士曹于汴朱吾  
弼等亦連章力爭皆不聽事下福建守臣持不欲行而  
迫於朝命乃遣海澄丞王時和百戶千一成偕竊往勘  
呂宋人聞之大駭華人流寓者謂之曰天朝無他意特  
是奸徒橫生事端今遣使者按驗俾奸徒自窮便於還

報耳其首意稍解命諸僧散花道傍若敬朝使而盛陳  
兵衛迓之時和等入首為置宴問曰天朝欲遣人開山  
山各有主安得開譬中華有山可容我國開耶且言樹  
生金豆是何樹所生時和不能對數視巍巍曰此地皆  
金何必問豆所自上下皆大笑留巍欲殺之諸華人共  
解乃獲釋歸時和還任即病悸死守臣以聞請治巍妄  
言罪事已止矣而呂宋人終自疑謂天朝將襲取其國  
諸流寓者為內應潛謀殺之明年聲言發兵侵旁國厚

價市鐵器華人貪利盡鬻之於是家無寸鐵酋乃下令  
錄華人姓名分三百人為一院入即殲之事稍露華人  
羣走菜園酋發兵攻衆無兵伏死無算奔大崙山蠻人  
復來攻衆殊死鬪蠻兵少挫酋旋悔遣使議和衆疑其  
偽撲殺之首大怒斂衆入城設伏城旁衆飢甚悉下山  
攻城伏發衆大敗先後死者二萬五千人酋尋出令諸  
所掠華人資悉封識貯庫移書閩中守臣言華人將謀  
亂不得已先之請令死者家屬往取其孥與帑巡撫徐

學聚等亟告變於朝帝驚悼下法司議奸徒罪三十二年十二月議上帝曰疑等欺誑朝廷生靈海外致二萬商民盡膏鋒刃損威辱國死有餘辜即梟首傳示海上呂宋酋擅殺商民撫按官議罪以聞學聚等乃移檄呂宋數以擅殺罪令送死者妻子歸竟不能討也其後華人復稍稍往而蠻人利中國互市亦不拒久之復成聚時佛郎機已併滿刺加益以呂宋勢愈強橫行海外遂據廣東香山澳築城以居與民互市而患復中於粵矣

合貓里海中小國也土瘠多山山外大海饒魚蟲人知耕稼永樂三年九月遣使附爪哇使臣朝貢其國又名貓里務近呂宋商船往來漸成富壤華人入其國不敢欺陵市法最平故華人為之語曰若要富須往貓里務有網巾礁老者最兇悍海上行劫舟若飄風遇之無免者然特惡商舶不至其地偶有至者待之甚善貓里務後遭寇掠人多死傷地亦貧困商人慮為礁老所劫鮮有赴者

美洛居俗訛為米六合居東海中頗稱饒富曾出威儀  
甚備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削髮女椎結地有香山兩  
後香墮沿流滿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積充棟以待  
商舶之售東洋不產丁香獨此地有之可以辟邪故華  
人多市易萬歷時佛郎機來攻其酋戰敗請降乃宥令  
復位歲以丁香充貢不設戍兵而去己紅毛番橫海上  
知佛郎機兵已退乘虛直抵城下執其酋語之曰若善  
事我我為若主殊勝佛郎機也曾不得已聽命復位如

故佛郎機酋聞之大怒率兵來攻道為華人所殺語具  
呂宋傳時紅毛番雖據美洛居率一二歲率衆返國既  
返復來佛郎機酋子既襲位欲竟父志大舉兵來襲值  
紅毛番已去遂破美洛居殺其酋立己所親信主之無  
何紅毛番至又破其城逐佛郎機所立酋而立美洛居  
故王之子自是歲構兵人不堪命華人流寓者遊說西  
國令各罷兵分國中萬老高山為界山以北屬紅毛番  
南屬佛郎機始稍休息而美洛居竟為兩國所分



沙瑤與吶嘽嘽連壤吶嘽嘽在海畔沙瑤稍紆入山隈  
皆與呂宋近男女蓄髮椎結男子用履婦女跣足以板  
為城墜木覆茅為室崇釋教多建禮拜寺男女之禁甚  
嚴夫行在前其婦與人嘲笑夫即刃其婦所嘲笑之人  
不敢逃任其刺割盜不問大小輒論死孀婦將產以水  
灌之且以水滌其子置水中生而與水習矣物產甚薄  
華人商其地所攜僅磁器鍋釜之類重者至布而止後  
佛郎機據呂宋多侵奪鄰境惟二國號令不能及

雞籠山在澎湖嶼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去泉州甚  
邇地多深山大澤聚落星散無君長有十五社社多者  
千人少或五六百人無徭賦以子女多者為雄聽其號  
令雖居海中酷畏海不善操舟老死不與鄰國往來永  
樂時鄭和徧歷東西洋靡不獻琛恐後獨東番遠避不  
至和惡之家貽一銅鈴俾挂諸項蓋擬之狗國也其後  
人反寶之富者至掇數枚曰此祖宗所遺俗尚勇暇即  
習走日可數百里不讓奔馬足皮厚數分履荆棘如平

地男女椎結裸逐無所避女或結草裙蔽體遇長老則  
背身而立俟過乃行男子穿耳女子年十五斷唇旁齒  
以為飾手足皆刺文衆社畢賀費不貲貧者不任受賀  
則不敢刺四序以草青為歲首土宜五穀而不善水田  
穀種落地則止殺謂行好事助天公乞飯食既收穫即  
標竹竿於道謂之插青此時逢外人便殺矣村落相仇  
刻期而後戰勇者數人前跳被殺則立散其勝者衆賀  
之曰壯士能殺人也其負者家衆亦賀之曰壯士不畏

死也次日即和好如初地多竹大至數拱長十丈以竹  
構屋覆之以茅廣且長聚族而居無歷日文字有大事  
集衆議之善用鏢鎗竹柄鐵鏃甚試鹿鹿斃試虎虎  
亦斃性既畏海捕魚則於溪澗冬月聚衆捕鹿鏢發輒  
中積如丘山獨不食雞雉但取其毛以為飾中多大溪  
流入海水澹故其外名淡水洋嘉靖末倭寇擾閩大將  
戚繼光敗之倭遁居於此其黨林道乾從之己道乾懼  
為倭所併又懼官軍追擊揚帆直抵浚泥攘其邊地以

居號道乾港而鷄籠遭倭焚掠國遂殘破初悉居海濱  
既遭倭難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舟從魁港飄至遂  
往來通販以為常至萬歷末紅毛番泊舟於此因事耕  
鑿設關閘稱臺灣焉崇禎八年給事中何楷陳靖海之  
策言自袁進李忠楊祿楊策鄭芝龍李魁奇鍾斌劉香  
相繼為亂海上歲無寧息今欲靖寇氛非墟其窟不可  
其窟維何臺灣是也臺灣在澎湖島外距漳泉止兩日  
夜程地廣而腴初貧民時至其地規魚鹽之利後見兵

威不及往往聚而為盜近則紅毛築城其中與奸民互市屹然一大部落墟之之計非可干戈從事必嚴通海之禁俾紅毛無從謀利奸民無從得食出兵四犯我師乘其虛而擊之可大得志紅毛舍此而去然後海氛可靖也時不能用其地北自鷄籠南至浪嶠可一千餘里東自多羅滿西至王城可九百餘里水道順風自鷄籠淡水至福州港口五更可達自臺灣港至澎湖嶼四更可達自澎湖至金門七更可達東趾至日本七十更可

達南至呂宋六十更可達蓋海道不可以里計舟入分一晝夜為十更故以更計道里云

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時有婆羅國高宗時常入貢永樂三年十月遣使者齎璽書綵幣撫諭其王四年十二月其國東西二年並遣使奉表朝貢明年又貢其地負山面海崇釋教惡殺喜施禁食豕肉犯者罪死王薙髮裏金繡巾佩雙劍出入徒步從者二百餘人有禮拜寺每祭用犧廩貢玳瑁瑪瑙碑礫珠

白焦布花蕉布降真香黃蠟黑小廝萬歷時為王者閩人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因留居其地其後人竟據其國而王之邸旁有中國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獸形言永樂朝所賜民間嫁娶必請此印印背上以為榮後佛郎機橫舉兵來擊王率國人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殺其人無算王得返國佛郎機遂犯呂宋

麻葉甕在西南海中永樂三年十月遣使齎璽書賜物



招諭其國迄不朝貢自占城靈山放舟順風十晝夜至  
交欄山其西南即麻葉甕山峻地平田膏腴收穫倍他  
國煮海為鹽釀蔗為酒男女椎結衣長衫圍之以布俗  
尚節義婦喪夫髡面剃髮絕粒七日與屍同寢多死七  
日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終身不再嫁或於焚屍日亦  
赴火自焚產玳瑁木棉黃蠟檳榔花布之屬交欄山甚  
高廣饒竹木元史弼高興伐瓜哇遭風至此山下舟多  
壞乃登山伐木重造遂破瓜哇其病卒百餘留養不歸

後益蕃衍故其地多華人又有葛卜及速兒米囊二國亦永樂三年遣使持璽書賜物招諭竟不至

古麻剌朗東南海中小國也永樂十五年九月遣中官張謙齎敕撫諭其王幹刺義亦奔敦賜之絨錦紵絲紗羅十八年八月王率妻子陪臣隨謙來朝貢方物禮之如蘇祿國王王言臣愚無知雖為國人所推然未受朝命幸賜封誥仍其國號從之乃賜以印誥冠帶儀仗鞍馬及文綺金織襲衣妃以下並有賜明年正月辭還復

賜金銀錢文綺紗羅綵帛金織襲衣麒麟衣妃以下賜  
有差王還至福建遘疾卒遣禮部主事楊善諭祭諡曰  
康靖有司治墳葬以王禮命其子刺苾嗣為王率衆歸  
賜鈔幣

馮嘉施蘭亦東洋中小國永樂四年八月其酋嘉馬銀  
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幣有差六年四月其酋玳瑁里欲  
二人各率其屬朝貢賜二人鈔各百錠文綺六表裏其  
從者亦有賜八年復來貢

丈郎馬神以木為城其半倚山首蓄繡女數百人出乘  
象則繡女執衣履刀劍及檳榔盃以從或泛舟則首跌  
坐牀上繡女列坐其下與相向或用以刺舟威儀甚都  
民多縛木水上築室以居如三佛齊男女用五色布纏  
頭腹背多袒或著小袖衣蒙頭而入下體圍以幔初用  
蕉葉為食器後與華人市漸用磁器尤好磁甕畫龍其  
外死則貯甕中以塋其俗惡淫奸者論死華人与女通  
輒削其髮以女配之永不聽歸女若髮短問華人何以

致長給之曰我用華水沐之故長耳其女信之競市船中水以沐華人故靳之以為笑端女或悅華人持香蕉甘蔗茉莉相贈遺多與之調笑然憚其法嚴無敢私通者其深山中有村名烏籠里憚其人盡生尾見人輒掩面走避然地饒沙金商人持貨往市者擊小銅鼓為號置貨地上即引退丈許其人乃前視當意者置金於旁主者遙語欲售則持貨去否則懷金以歸不交言也所產有犀牛孔雀鸚鵡沙金鶴頂降香蠟藤席料藤華撥

血竭肉豈寇獐皮諸物鄰境有買哇柔者性兇狠每夜半盜斬人頭以去裝之以金故商人畏之夜必嚴更以待始文郎馬神酋有賢德待商人以恩信子三十一人恐懷商舶不令外出其妻乃買哇柔酋長之妹生子襲父位聽其母族之言務為欺詐多負商人價直自是赴者亦稀

明史卷三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三百二十三考證

琉球傳琉球居東南大海中

臣章宗瀛按琉球北史

隋書作流求元史作瑠求隋大業時海帥何蠻羽騎尉朱寬並入其國又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直至其部掠男女數千人而還見寰宇記隋書謹附考

琉球傳遣官齎敕往勞

臣章宗瀛按洪熙改元宣德

二年五年八年頻遣柴山使琉球因於福建海岫立廟作記傳中皆不載柴山使事見殊域周咨錄謹附考

琉球傳行人章守宏

臣

章宗瀛按章守宏為浙之天

台人登正統七年進士傳誤作董謹據浙江通志及題名錄改喬毅殊域周咨錄作陳謨并附考

琉球傳十一年世子以國中臣民狀來上

臣

章宗瀛

按十一年尚清上言一統志載琉球有落滌王居壁



下聚觴事非實及杜氏通典星槎勝覽諸書皆妄  
乞付史館詔從之見吾學編謹附考

琉球傳隆慶中凡四貢

臣章宗瀛按穆宗本紀元年

二年三年五年並紀琉球入貢則凡有四貢舊本四

誤三謹據改

婆羅傳又名文萊

臣章宗瀛按本紀永樂四年五年

婆羅連入貢婆俱作娑與此互異謹識又按文萊

傳誤作萊據明實錄謹改

明史卷三百二十三考證